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八



淳化三年春正月丙申朔朝元殿受朝畢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復升坐受群臣上壽酒三行用雅樂宮懸登歌罷大明殿上壽之禮 諸道貢舉人萬七千三百皆集闕下辛丑命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常制 乙巳令常參官各舉京官一人充外朝官丙午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丞各舉朝官一人為轉運使又詔所舉京官除三司三館職事官已外擢者不在薦論其有懷才外任未為朝廷所知者方得奏舉 此詔別本在二月壬戌午詔諸道轉運使自今釐革庶務平反獄訟漕運金穀成績居寂及有建置之事果利於民者所在州府軍監每歲終件析以聞非殊異者不得條奏 二月杭州掌使吏葉彥安

五月二十

五月二十

五月二十

等百二十三人欠錢俶日官倉米八十四萬八千四石鹽五萬四百四十六石甲申詔並除之 鹽鐵使魏羽等言諸州茶鹽主吏多負官課請行決罰 上曰當案問其實若水旱災沴致官 課失者非可加刑也帝王者為天下主財爾卿等司計當以公正為心無事割削勿令害民而傷和氣焉 三月 戊戌 上御崇政殿覆試合格進士先是胡旦蘇易簡王卬則梁顥陳堯叟皆以所試先成擢上第由是士爭習浮華尚敏速或一刻數詩或一日十賦將作監丞莆田陳靖上疏請糊名考校以革其弊 上嘉納之於是召兩省三館文學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優劣以分等級內出庖言日出賦題試者駭異不能措詞相率扣殿檻上請會稽錢易時年十七日未中所試三題皆就言者指其輕俊特點之得汝陽孫何以下凡三百二人並賜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 上諭之

曰爾等各負志業中我廷選効官之外更勵精文翰勿墜前功也何等旅拜稱謝辛丑又覆試諸科擢七百八十四人並賜及第百八十人出身就宴錫御製詩三首箴一首進士孫何而下四人皆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餘及諸科授職事州縣官入謝於長春殿 上謂宰相曰天下至廣藉群材共治之今歲登第者又千餘人皆朕所選擢此等但能自檢情美替而歸則馴致亨衢未易測也時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賜何等令為座右之誡初內殿策士例賜御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易以箴用敦勉勵暨孫何則詩箴並賜時論祭之史館修撰梁周翰立昭文館安德裕並為考官 詔有司詳定秤法別為新式頒行之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寺權衡舊式輕重失準吏因為姦上計者坐逋負破產者甚眾又守藏吏更代校

計爭訟動涉數載及是監內藏庫劉承珪等推究本末改造法制中外咸以為便承珪官者山陽人也 鹽鐵判官左司諫韓國華等言備位諫官兼職計司獨不得從宴遊願兼領館職乙巳命國華等直昭文館三司屬官兼直館自國華等始也 辛酉令有司以二月開冰獻羔祭韭先是近代相承用四月蓋誤以豳詩四之日為今四月也祕書監李至請改之 上曰四月韭長可以苫屋矣何得謂之薦新歟乃從至請 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閣舊制入閣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 上以為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 令諸州所上案牘勿得通封轉運使案部所至州縣先錄問刑禁 上復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己亥以印本頒天下每州擇明醫術者一人補醫博士令掌之聽吏民傳寫 壬寅詔

御史臺鞠徒以上罪獄具令尚書丞郎兩省給舍以上一人親往慮問 己酉 上以久愆時雨憂形於色謂宰相曰元陽滋甚朕懇禱精至並走羣望而未獲嘉應者豈非四方刑獄有冤濫郡縣吏不稱職朝廷政治有所闕乎因遣常參官十七人分詣諸路按決刑獄是夕雨戾戾宰相率稱賀

上曰朕孜孜求理視民如傷內省於心無所負矣而久愆時雨蓋陰陽之數非朕所憂者在獄吏舞文巧詆計呂聚斂培克牧守不能宣布詔條卿士莫肯修舉職業爾李昉張齊賢及賈黃中李沆勲懼拜伏退上表待罪 上曰朕之中心苟有所懷即欲與卿等言之既言之即無事矣然中書庶務卿等尤宜盡心也昉等復上表稱謝焉

實錄別本昉傳有昉等所上表及太宗答詔正 辛亥置理檢院命右正言知制誥錢若水領之

復唐制也 至道三年罷不得其月附五月末 甲寅始命增修祕閣 六月

甲申有蝗自東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 上謂宰相曰朕素

不識此蟲群飛而過其勢甚盛必恐害及田稼朕憂心如擣亟遣人馳詣所集處視之卿等何策可去悉對曰蟲螟因旱乃生頻雨則不能飛為災與否亦繫歲時聖心焦勞念

黎庶固當感通天地巨等職在燮調伏增慚懼是夕大雨蝗盡

殪 寶訓載聖語於二年然二年蝗未嘗過京師也今從實錄寶訓稱呂蒙正而三年蒙正已罷相故改其名 時

京畿大穰物價至賤 辛卯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

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以貯之命曰常平以常參官領之俟

歲飢即減價糴與貧民遂為永制 秋七月 壬辰朔置三

司都勾院命右諫議大夫張昞判之 乙巳太師贈尚書令

直定忠獻王趙普卒 先是普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

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開國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爾冤累

蓋指涪陵悼王也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語涕泗感

咽且言涪陵自作不靖故抵罪豈當咎余但願速死血面論於幽冥以直之是夕卒 己酉 上聞訃悲悼謂近臣曰普

事 先帝與朕最為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有不足眾人所知朕君臨以來每待以殊禮普亦傾竭自効盡忠國家社

稷臣也聞其喪逝悽愴之懷不能自已因出涕左右皆感動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葬日設鹵簿鼓吹如

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為后 上再三諭之不能奪皆賜以名號又親撰神道碑書以賜焉 按神道碑普以七月十四日卒十四日乙巳也

巳酉十八日 上始聞訃耳 八月壬戌朔祕閣成祕書監李至上言願比玉堂之署賜以新額戊辰御飛白書祕閣二字賜之仍詔宰

相樞密使與近臣就觀置宴閣下直館閣官皆預又賜詩以美其事 詔徵終南山隱士种放辭以疾不至放七歲能屬

文沈默高潔與其母偕隱豹林谷中以講習為業學者多從之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善辟穀會陝西轉運

使宋維幹言放才行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

窮山矣放遂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研焚之與放轉屏窮僻人跡罕至 上喜其高節詔京兆府歲時存問以錢三萬賜

之不奪其志 談苑載放事與國史不同今從國史 戊子詔杭州民二千五百四十九人共欠錢俵日息錢六萬八千八百餘貫並釋之

九月壬辰詔以今年十一月冬至有事于南郊 鹽鐵副使謝泌嘗升殿奏事 上謂之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

殿庭兵卒能剩掃一席地剩汲一瓶水必記其姓名也 寶訓稱端拱初泌為鹽鐵判官因奏事 上有此語年號与官名皆誤也然不知此語的在何時泌自鹽鐵換度支乃甲午日今附

見此 乙卯馬步軍都頭保州刺史呼延贊出為冀州兵馬總管贊太原人鷲悍輕率自言受國恩誓不與契丹同生文

其體為赤心殺契丹字至於妻子僕使同爨皆然鞍韉器用什物亦刺繡刻朱墨為之與諸子爾後別刺文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又作降魔杵破陣刀鐵折土巾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乘驢馬絳抹額北征時上惡其詭異惑眾欲斬之得免至是言於上曰臣服飾詭異所至觀者必眾壅遏願敕州縣遣卒遮迓清道上笑而不許贊至屯或言其無統御才改遼州刺史既又以不能治民復召入為都軍頭領扶州刺史復為都軍頭在五年七月己未今并書之丙辰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上曰但時和歲豐萬姓阜康朕之願也溢羨之號亦何尚焉凡五上表終不許已

未上幸祕閣觀書賜從臣及直館閣官飲既罷又命皇城使王繼恩召馬步軍都虞候傅潛殿前都指揮使戴興等宴飲縱觀群書上意欲使武將知文儒之盛也據職官志會要淳化四年

六百十

廿三

上

始置昭宣使此時未也繼恩但為皇城使爾實錄并藝文志皆誤今改之冬十月癸亥祕書監

李至言願以上草書千文勒石上謂近臣曰千文蓋

得鍾繇破碑千餘字周興嗣次韻而成詞理立可取孝經乃

百行之本朕當自為書之令勒於碑陰因賜至詔諭旨戊寅詔諸道知州通判釐務京朝官令錄判司簿尉等有治行

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泣事明敏鬪訟衰息倉廩盈羨寇

盜翦滅部內肅清者委本道轉運使以名聞並驛置赴闕親

問其狀旌賞之反此者亦具奏當行貶斥上慮中外官吏

清濁混淆莫能甄別壬午命戶部侍郎王沔度支副使謝

泌祕書丞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吏部侍郎張宏戶部副

使高象先膳部員外郎范正辭同知幕職州縣官考課號曰

磨勘院又命左贊善大夫魏廷式與樞密都承旨趙鎔李著

同較三班院殿直以上功過仲華巴西人象先虞城人廷式

宗城人著東明人也 十一月己亥開封尹許王元僖早朝  
方坐殿廬中覺體中不佳遂不入謁徑歸府車駕遽臨視疾  
已亟 上呼之猶能應少選薨年二十七 上哭之慟左右  
皆不敢仰視追贈太子謚曰恭孝詔以將有事於南郊前十  
日而許王薨按禮天地社稷之祀並不廢緣親謁太廟恐非  
便集公卿議之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請以來年正月上辛  
合祭天地從之 初王沔罷政歸私第會中書小吏舊罪發  
事連中書因有奏毀沔者 上語之曰呂蒙正有大臣體王  
沔甚明敏毀者慙而退於是 上欲甄別官吏能否故命沔  
同知京朝官考課所奏條目尤細碎不識大體視士君子猶  
卒伍胥吏設關格以防之物論甚謹而沔自謂直清無私因  
結人主求再入庚子沔視事省中暴得風眩疾昇歸第卒  
上嗟惜之優詔贈工部尚書 恭孝太子元僖性仁孝姿貌

七百二十一

世世三

六

雄毅沈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上尤所鍾愛及薨追念  
不已或悲泣達旦不寐作思亡子詩以示近臣未幾人有言  
元僖為嬖妾張氏所惑專恣捶僕妾有至死者而元僖不知  
為張氏於都城西佛寺招鬼葬其父母僭差踰制又言元僖  
因誤食他物得病及其宮中私事 上怒命縊殺張氏捕元  
僖左右親吏繫獄令皇城使王繼因驗問悉決杖停免掘燒  
張氏父母冢墓親屬皆竄遠惡 丙辰詔罷冊禮但以一品  
鹵薄葬焉及 真宗即位始詔中外稱太子之號張唐英冠  
準傳去冠  
準通判鄆州得召見 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  
決一事令中外不驚動 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 準請示其事  
太宗曰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有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  
亦自有兵甲恐因而召亂 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  
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 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器  
俟還而示之 闕下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黃門力尔 太宗  
以為然及東宮出因搜其宮中得淫刑之器有劍眼挑筋摘  
舌等物還而示之 東宮伏罪遂廢之 選立 章聖為太子自  
是太宗愛始衰元僖無恙時固未嘗建東宮不知唐英何所



據誣謗特甚今不取  
潘刑事蓋因  
楚王元佐已見雍熙二年九月

禮儀使蘇易簡上言

曰伏以 聖朝親祀圜丘以 宣祖侑神作主此則符聖人

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恭惟 太祖皇帝光啓丕圖恭

臨大寶以聖授聖傳於無窮謹案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

配上帝皇將來親祀郊丘奉 宣祖 太祖同配其常祀孟

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 宣祖崇配冬至圓丘夏至

皇地祇孟夏雩祀以 太祖崇配詔從之本志云易簡以正  
月上言期太迫今

移入此  
年未置勾當馬步軍專勾司官各一人從戶部使樊知

古請也尋合兩司為一合為一司在五  
年今并附此分左藏庫為左右

藏各二庫右藏受之左藏給之俟右藏既盈即復以給曰錢

曰金銀曰疋帛凡六庫更為給受明年仍廢右藏入左藏分

為四庫曰錢曰金銀曰絲綿曰生色疋帛雜色疋帛至道元年  
六月

可考呂  
端玄去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三十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三十四

太宗皇帝紀十八

淳化四年春正月庚寅朔親饗太廟 辛卯合祭天地於圜丘以 宣祖 太祖升配大赦天下度支副使謝泌條上郊祀賞給軍士之數 上曰朕愛惜金帛止備賞賜爾泌因曰唐德宗朱泚之亂後唐莊宗馬射之禍皆賞軍不豐所致今陛下躬御菲薄賞賜優厚真麻茂王者之所難也 二月上以江淮兩浙陝西比歲旱災民多轉徙頗恣攘奪抵冒禁法乙卯遣工部郎中直昭文館韓授考功員外郎直祕閣潘慎修等八人分路巡撫所至之處宣達朝旨詢求物情招集流亡俾安其所導揚壅遏使得上聞案決庶獄率從輕典有可以惠民者悉許便宜從事官吏有罷軟不勝任苛刻不撫下者上之詔令有所未便亦許條奏 丙戌以磨勘京朝官院為審官院幕職州縣官院為考課院時金部員外郎謝泌言磨勘之名非典訓也故易之 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於三司故費浸多上孜孜庶務或親為裁處必以愛民惜費為本 戊子有司言雨衣帟幕破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 上令煮浣染以雜色刺為旗幟數千以示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萬機之外聖智高遠事無小大成出意表天生五材陛下兼而用之物有萬殊陛下博而通之雖在細微無所遺棄固非臣等智慮所及 先是左司諫張觀因對言揚州民多闕食請格殘稅上曰近已免貧下民秋稅何為復有理納觀曰細民多狡猾或以佃戶託名貧下僥倖蠲減惟實貧下者尚有殘欠 上再三歎息曰兩稅蠲減朕無所借若實惠及貧民雖每年放却亦不恨也今州縣城郭之內則并兼之家侵削貧民田畝

之間則豪猾之吏隱漏租賦虛上逃帳此其弊事安得良吏

為朕規制使無惠姦無斂貧稱朕之意乎寶訓載此事云在淳化中今附見三

月辛亥詔書前然觀方制置茶鹽又知黃州三月辛亥詔

諸道知州通判限一月具如何均平稅賦招葺流亡惠卹孤

窮窒塞姦幸及民間未便等事共為一狀附疾置以聞他有

所見聽別上疏論列委中書舍人詳定可否若可采取當議

旌酬苟務因循必申懲責 初何承矩至滄州即建屯田之

議 上意頗嚮之既而河朔頻年霖雨水潦河流湍溢壞城

壘民舍處處為陂塘妨種藝於是承矩請因其勢大興屯

田種稻以足食會臨津令黃懋亦上書請於河北諸州興作

水田懋自言閩人本鄉風土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

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

必獲大利因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案視復奏如懋言 壬子

承矩

五古

二

以承矩為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內供奉官閻承翰殿直段

從古同掌其事以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萬八

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虜順安軍興堰六百置斗門

引淀水灌溉初年稻值霜不成懋以江東晚霜稻常九月熟

河北霜早又地氣遲一月不能成實江東早稻以七月熟即

取其種課令種之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議沮之

者頗眾又武臣亦耻於營葺佃作既而種稻又不熟群議益

甚幾罷其事及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部送闕下議者乃

息自是葦蒲贏蛤之饒民賴其利實錄於是月甲午先載承矩

乃以承矩為制置使懋為判官按上言即命大作水田及壬子

親承矩復奏然後施行恐甲午日未有大作水田之命也今

並從本志甲午初六日壬子二十四日成德節度使田重進改授永興軍節

度使 上謂陝西轉運使鄭文寶曰重進先朝宿將宣力於

國卿宜善待之文寶再拜奉詔始 上在藩邸憐重進忠勇

嘗令給以酒炙重進不肯受使者曰晉王賜汝汝安得拒重進曰我止知有陛下卒不受 上嘉其質直故始終委遇又

以涪王女長壽縣主適其子守信焉重進徙鎮永興據百官表在三月不得其日

詔大理所詳決案牘即以送審刑院勿復經刑部詳覆 詔

銓司舊擇歷任無殿累者注司法參軍自今許參注有公累

者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初有司調退材給東宮務為薪

上遣吏閱視擇其可為什物者作長床數百分賜宰相樞密

三司使因謂李昉曰此雖甚細碎然山林之木取之極勞民

力乃以供爨亦可惜也昉曰古人以竹頭木屑皆可充用正

在于此唯慙臣下不克盡副天心爾 五月甲午詔諸道轉

運副使知州通判知軍監等各於所部見任幕職州縣官內

舉吏道通明及儒術優茂者各一人 壬寅 上謂宰相李

昉等曰朕孜孜聽政所望日致和平而在位之人始未進用

七百一十九

監卷四

三

時皆以管樂自許既得位乃競為循默曾不為朕言事朕日

夕焦勞略無寧暇臣主之道當如是耶昉等惶懼拜伏 上

曰事有未至與卿等言之亦上下無隱爾 丙午張洎赴翰

林 上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

不得為之故事上日有敕設及弄獼猴之戲久罷其事然亦

非宜今教坊有雜手伎跳九藏珠之類當令設之仍詔樞密

直學士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柴成務等預會 丁未廢京

朝官差遣院令審官院總之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

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覆功過以定升降皆其職也又以判

流內銓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等

同兼知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殿

累者考課院主之并吏員而省司局議者咸以為當從易簡

之請也呂蒙亨引對 上謂判銓王旦曰此人於兄弟中最優蒙亨可以不言且曰蒙亨文學政事俱其所長即

受光祿寺丞此據呂蒙正傳事在至道初今附注俟考蒙亨已見雍熙二年 戊申詔罷鹽鐵度

支戶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推官三員三部勾

院但置判官一員判官一員其屬吏並仍舊貫處分符牒

並令判官推官通署頒行三司使但於案檢署字從殿中丞

馬應昌之議也以鹽鐵使魏羽判三司 初京西轉運副使

虞部員外郎祁人盧之翰建議以湟水泛溢侵許州民田請

自長葛縣開水河導湟水分流二十里合于惠民河於是役

成之翰以勞加戶部員外郎為陝西轉運使本志在淳化二

傳因遷官乃書之 六月壬申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張遜責授

右領軍衛將軍左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寇準罷守本官遜素

與準不協數爭事上前 上將罷之他日準與溫仲舒同出

禁中歸私第道逢狂人迎馬首呼萬歲右羽林大將軍判左

金吾王賓故與遜俱事晉邸遜嘗保舉賓雅相厚善又知遜

七、四五

位世四

四

與準有隙因奏言民迎準馬首呼萬歲既而遜等奏事 上

詰之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遜執賓奏

斥準辭意甚厲因互發其私 上怒故貶遜而罷準僧贊寧

一行狀云堂吏蘇允淑者受朝旨沙汰年高選人七十已上

當授散官有唐州團練判官掌宣與允淑有憾宣年七十

五被允淑夾帶高年輩中奏名授宣為唐州司馬宣與僧法

燈素友善以此事為誹法燈夙承公厚眷一日言此不平於

公公令法燈引至具得見黜之由公奏聞太宗令中使尋

訪召而賜對仍令上殿俯遜天類問其被抑之源面轉著作

郎復賜錢百萬宣諭為押驛之賦授大理法直官送允淑御

吏臺鞫問所因允淑路由本第始其押者言略入見家人輩

押者令入允淑得便遂自刎卒太宗疑及參政寇準出準

為青州守其信用皆如此類按準罷政乃緣狂人山呼與得

一行狀不 以涪州觀察使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

院事樞密直學士劉昌言為右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右諫議

大夫樞密直學士呂端守本官參知政事昌言驟膺大用不

為時望所歸或短之於 上前且言其詞語難曉 上曰唯

朕能曉之 甲戌尚書省重定內外官參集儀制及比視品

秩以聞詔付有司頒行 戊寅命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有未便宜准故事封駁以聞所下制刺悉具編次事當舉行者條奏之從左諫議大夫魏羽之請也 秋七月先是 上急召廣南轉運使向敏中歸闕擢工部郎中一日御筆飛白書敏中及虞部郎中鄆城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已酉並命為樞密直學士 庚戌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 上謂宰相曰程踈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朕以濟世為心視妻妾如脫屣爾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王喬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以充其中貽萬代譏議李昉曰陛下躬履純儉中外所知臣等家人皆預中參備見宮闈簡約之事程微賤輒陳狂瞽宜加黜削以

懲妄言 上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爾 八月丙

辰朔 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易簡

因擬作大言賦以獻 上覽賦嘉賞手詔褒之易簡直禁中

以水試歌器屬小黃門宣事密奏而不識其名及晚朝 上

曰卿所玩得非歌器耶易簡曰然乃江南徐遊所作即取至

便坐 上親較試再三嗟賞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

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固萬

世基業則天下幸甚 通進銀臺司舊隸樞密院凡內外奏

覆文字必關二司然後進御外則內官及樞密院吏掌之內

則尚書內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為姦禁中

莫知外司無糾舉之職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初自嶺南召還

即上言通進銀臺司受遠方疏多不報恐失事幾請別置局

署命官專涖校其簿籍以防壅遏 上嘉納之癸酉詔以宣

徽北院廳事爲通進銀臺司命敏中及張詠同知二司公事  
凡內外章奏案牘謹視其出入而勾稽焉月一奏課事無大  
小不敢有所留滯矣發敕司舊隸中書尋令銀臺司兼領之  
戊寅詔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副使翰林樞密直學士丞郎  
兩省給舍以及三司判官各於京朝官內舉廉勤彊幹明於  
錢穀堪任三司判官者各一人其見任轉運使副及年齒衰  
邁者不在稱舉之限 初黃州團練副使王禹偁量移解州  
因左司諫呂文仲巡撫陝西疏言父老求徙東土 上即詔  
禹偁還朝己卯授左正言謂宰相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  
賦性剛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尋命直昭文館 九  
月 乙己以給事中封駁隸通進銀臺司應詔敕並令樞密  
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時泰寧節度使張  
永德爲并代都部署有小校犯法永德笞之至死詔按其罪

詠封還詔書且言永德方任邊寄若以一小校故摧辱主帥  
臣恐下有輕上之心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詠復  
引前事爲言 上改容勞之 丙午詔翰林學士承旨蘇易  
簡給事中陳恕左諫議大夫魏庠寇準右諫議大夫趙昌言  
起居舍人知制誥呂祐之等於幕職州縣官中各舉堪任京  
官者二人左司諫呂文仲等九十七人各舉堪任五千戶已  
上縣令者二人時天下庶富 上勵精求治聽政之暇盡索  
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閱朝士有德望者悉令舉官至祐之  
名熟視良久宰相因言祐之前舉東野日宣無狀 上曰此  
正可令贖前過爾遂以佑之預焉是秋自七月初雨至是不  
止泥深數尺朱雀崇明門外積水尤甚往來浮嬰筏以濟壁  
壘廬舍多壞民有壓死者物價湧貴近甸秋稼多敗流移甚  
衆陳穎宋亳間盜賊群起商旅不行 上以陰陽愆伏罪由

公府切責宰相李昉及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慚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爾

此據談苑不及呂端豈以端新預政久兩非其

耶

冬十月庚申尚書左丞張齊賢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

孫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右

上憫然許之

齊賢在相

位時母入謁禁中

上嘆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別

加錫與搢紳以為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

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

先是大名府豪民有時

芻茭者將圖厚利誘姦人潛穴河隄歲仍決溢知府事趙昌

言識其故一日隄吏告急昌言命徑取豪家厩積以紓用由

是無敢為姦利者屬河決澶州西北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

昌言率卒負土填數不及千乃索禁旅佐其役或偃蹇不進

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

六百

此並皆

七

從命者斬衆股栗趨事不浹辰而城宇

上聞而嘉之壬戌

降璽書獎諭

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

上躬自選

擇民有詣闕稱寃者立遣臺使乘傳案鞫數年之間刑罰清

省矣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

上以為徒增煩擾

罔助哀矜詔悉罷之歸其事於轉運司

詔審官院自今京

朝官未歷州縣者不得任知州通判從翰林學士承旨蘇易

簡之請也

辛未右僕射平章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

黃中李沆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溫仲舒並罷守本官

先是

上召翰林學士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平章事洎

上言曰昉因循保位近霖霖百餘日陛下焦勞惕厲憂形於

色昉居輔相之任在燮調陰陽乖戾如此而昉晏然自若無

歸咎引退之意矧中臺僕射之重百僚師長右減於左位望

輕重不侔因而授之何以勸人臣之盡節宜加黜削以儆具



臣 上以昉耆舊不欲深譴但令罷守本官制詞仍以久雍  
化源深幸物望責之黃中謹厚廉潔習知臺閣政事後進知名  
名士多出其門然在中書畏慎過甚政事頗稽留不決時論  
弗許之 是日以吏部尚書呂蒙正守本官平章事蒙正  
初為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 上曰  
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賅乃蒙正未第時勾索於紳不能如意  
致其罪耳 上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  
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於是蒙正復為相 上謂曰張  
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 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為給事  
中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為學士年  
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復絕倫等或一日至  
三召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先參政乃以易簡為承旨錫  
賚與參政等 上意欲遵舊制遂正台席且俟稔其名望而

二乃乃

監世四

八

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頗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即命  
易簡代之易簡母薛入禁中 上命之坐問何以教子遂成  
令器對曰幼則 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書 上顧左右曰  
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是日又以樞密都承旨趙  
鎔為宣徽北院使樞密直學士向敏中為左諫議大夫並同知  
樞密院事敏中自廣南召還當途者忌焉會有言敏中在法寺  
時國子博士監無為軍擁務以贓敗發私書歷詣朝貴求為末  
士皇甫侃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具實常有書門敏中六其書尋納笏  
觀其名不啓封遣去俾捕得侃私僮詰之中瘞臨江傳舍馳掘得封識故上大驚異召見慰諭厚加賞激  
遂決意登用與鎔俱命焉鎔等入對 上曰黃中等以循默  
守位故罷適垂泣叙謝朕亦為之悽然昔周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人臣事主可不念此以保始終古人尚欲立功名於  
亂世況盛世乎卿等宜各勗力以副擢黃中等以循默守位

壬申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出知青州 上顧準厚旣行念之  
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當以爲  
樂也累數日輒復問左右對如初其後有揣帝且後召用準  
者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飲未知亦念陛  
下否 上默然 丁丑以右諫議大夫知大名府趙昌言爲  
給事中參知政事令乘疾置以入即赴中書視事時京城連  
雨昌言請出厩馬分布外郡以就秣言事者或以盛秋備虜  
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瀰漫必無南牧之患乃從其議  
是歲虜亦不動 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趙昌言女婿也  
昌言旣參政旦以官屬當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辭  
職 上重其識癸未命爲禮部郎中集賢院修撰及昌言罷  
乃復命旦知制誥 翰林學士張洎知吏部選事嘗引對選  
人 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詞藻至今尚苦心讀書江

一六九日

五

八

東士人中首出也然搢紳當以德行為先苟空恃文學亦無  
所取呂蒙正曰裴行儉不取揚王盧駱政爲其無德行爾德  
行爲先誠如聖諭 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微豚  
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  
爲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

王得臣

史誤以此事爲

太祖朝今從國史

志按別本實錄繫之九月朔

閏十月己亥 上謂輔

臣曰朕嘗聞孟昶在蜀日亦躬親國政然於刑獄之事優游  
不斷錯用其心每有大辟罪人臨刑之時必令人偵伺其言  
苟一言稱屈者即移司覆勘至有三五年間遲留不決者以  
爲夏禹泣辜竊恻之而不明古聖之旨朕歷覽前書必深味  
其理蓋大禹止能行王道自悲不及堯舜致人死法所以下  
車而泣今犯罪之人苟情理難恕者朕固不容爾參知政事  
蘇易簡趙昌言對曰臣等俱曾於江南効官聞李煜有國之

日亦如此每夏則與罪人張紗緡以禦蚊蚋冬則給與衾被恣其安眠遂至滋蔓淹延以爲矜恤如犯大辟者仍令術士燃燈以下之苟數日間燈不滅者必移司勘劾恐其冤枉至有冬月罪人戀其溫燠而不願踈放者 上笑曰庸暗如此不亡何待 丙午 上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爲以至於無爲無爲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陽宓 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參知政事呂端等對國家若行黃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上曰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賢者擇之古之道也 十一月甲寅朔日南至御朝元殿受朝 上孜孜爲治每旦御長春殿受朝聽政罷即御崇政殿決事比至日中尚未御食已未金部員外郎謝泌上言請自今前殿聽政畢且進食然後御便殿決事上不荅旣而謂宰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昊不遑暇食此自有故事然泌此奏亦臣子愛君之忠也又嘗謂左右曰寸陰可惜苟終日爲善百年之內亦無幾爾可不勉乎 上謂侍臣曰朕自即位已來用師討伐蓋救民於塗炭若好張皇夸耀窮極威武則天下之民幾乎磨滅矣宰相呂蒙正對曰前代征遼人不堪命隋煬帝全軍湮沒唐太宗躬率群臣運土填澗身先士卒終無所濟 上曰煬帝昏暗誠不足語唐太宗猶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國在乎修德爾四夷當置之度外朕往歲旣克并汾觀兵薊北方年少氣銳至桑乾河絕流而過不由橋梁往則奮銳居先還乃勒兵後殿靜而思之亦可爲戒蒙正曰兵者傷人匱財不可屢動漢武帝及唐太宗俱英主然用兵皆不免於悔爲後世非笑

陛下及其未有以悔之也而早辯之校二主豈不遠哉 上

曰朕每議興兵皆不得已古所謂王師如時雨蓋其義也今亭障無事但當修德以懷遠此則清淨致治之道也蒙正曰古

者以簡易治國者享祚長久陛下崇尚清淨實宗社無疆之

休也

此段據別本實錄并注訓及富弼所引呂蒙正神道碑刪修中國安靜四夷自歸按蒙正本傳實蒙正語而實訓

乃屬之趙安仁清靜致治按別本實錄亦蒙正語而實訓乃屬之呂端今並不取 咸平五年六月蒙正復有此對

丁卯宴近臣於長春殿以武寧節度使曹彬來朝勞之也詔

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張詠並赴宴舊制每命將帥

出征勞還宴於便殿當直翰林學士文明樞密直學士皆預

坐開寶中梁迥為閣門使白 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

此輩遂罷之至是始復從參知政事蘇易簡之請也易簡又

言故事皇帝御丹鳳樓翰林學士承旨得升樓之西南隅自

今御樓肆赦望令與樞密使侍立御榻之側亦從之易簡數

十一

十一

十一

振舉翰林中故事前為承旨時 上待若賓友及參大政每

見 上不復有款接之意但嚴顏色責吏事而已易簡乃悔

其求進之速也 十二月壬辰 上謂宰相曰周太祖為人

多任權詐以胥吏之行圖帝王之位安能享國長久如史肇

出於行伍專事殺害復更稔之為非將赴大名乃謂啓白兄

處於內余處於外則朝廷安如泰山矣朝廷密議肇一一錄

報以此窺伺漢室可謂姦雄呂蒙正曰昔陳平佐漢之功雖

高然以多用陰謀自亦悔之隋文帝陰以賄遺人尋發其罪

則知推心陰忍不保其後故平則嗣絕隋亦祚促 上然之

初殿中丞華陽梁鼎知吉州民有蕭甲者豪猾為民患鼎

暴其凶狀杖脊黥面徙遠郡上賞彊幹代還賜緋魚舊例當

給銀寶瓶帶 上特以犀帶賜之且記其名於御屏於是為

三司右計判官上疏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堯舜所

以得賢人而化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  
可見至于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  
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得人思激勵績効著  
聞化及蒸黎和平自洽五代以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  
課之文只拘州縣之輩黜陟既怠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  
古之刺史雖有審官之歷絕無考績之條疆明者無以自言  
庸懦者得以爲隱治狀顯著朝廷不知方略蔑聞任用如故  
既失懲勸之理寢成苟且之風致水旱荐臻獄訟盈溢望天  
下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舊典或條目  
未備即隨事增修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 上嘉納之

鼎傳云淳化中上此疏然今年二月始改磨勘院曰審官鼎  
疏言及審官則必不在二月以前既無可考附見年未鼎爲  
右計判官實今 詔舊制選人年六十不任川峽廣南官或有非本

土人而願者聽之 先是緣江多盜詔以內殿崇班楊允恭督

六十一

並共四

二二

江南水運時因捕寇黨行及臨江軍擇驍卒拏輕舟伺下江  
賊所止夜發軍城三鼓遇賊百餘拒敵久之悉梟其首又趨  
通州境上躡海賊賊係衆舟張幕發勁弩短礮允恭兵刃所  
向多爲幕所縈礮中允恭右肩流血及袖容色彌壯徐遣善  
泅者以繩連鐵鈎散擲之壞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太  
半擒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以功轉洛苑副使管勾  
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劃茶鹽捕賊事賜紫袍金帶錢五十  
萬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廩庾多積而軍士舟楫不  
給雖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土人憚其役以是歲上供米  
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擇  
牙吏悉集允恭乃辦數授之江浙所運止于淮泗由淮泗

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

據會要允恭往江淮管勾  
般運茶鹽糧帛乃淳化四

年事今附見年未官銜則依本傳所載會要又於至道元年  
七月書以江淮兩浙都大發運兼捉賊擘劃茶鹽楊允恭為

江准兩浙發運使兼提賊制置茶鹽公事然則本傳所載官  
撫蓋得其實而會要先所稱管句般運茶鹽糧帛者但舉其  
爾略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三十四

六

五十四

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三十五之一

太宗皇帝紀十九之一

淳化五年春正月甲寅朔 上製元旦除夕詩各二章賜近  
臣俾之屬和翰林學士張洎上表解釋詩意凡數千言 上  
甚悅命宰相召至中書獎諭先是 上謂翰林學士韓丕曰  
卿早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丕以田誥及楊朴萬適  
對 上悉令召之詔下而誥卒朴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  
上賜以束帛與一子出身遣還鄉適最後至公車拒之不得  
見寓居京師半年幾至寒餓丕時已罷翰林因為上言其事  
甲子命適為梁縣主簿始受命太醫趙自化怪其色變為診  
脉曰君將死矣適猶勉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  
果卒朴圃田人適宛丘人俱以歌詩得名自化洛陽人也  
上語蒙正曰夫否極則泰來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

殆盡周祖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皆懼掠奪下則火光上則彗  
孛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曰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  
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  
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  
死者甚衆未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 上  
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他日 上欲遣  
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 上  
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 上亦不許他日又問益急  
蒙正終不肖易其人 上怒投其手奏於地曰何太執耶必  
為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公因固称其人  
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皆  
惕息不敢動蒙正播笏俯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 上退謂  
親信曰是翁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復命大稱旨

上於是益知蒙正能任人而嘉其有不可奪之志

此二事並據富弼所

作蒙正神道碑別本實錄大光等語乃至道元年右諫議大夫許驥知成都府及還言于上曰蜀女久安其

民流竄易擾願謹擇忠厚者為長吏使鎮撫之時東上閤門

使吳元載實代驥為成都元載頗尚苛察民有犯法者雖細

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樂人用胥怨王小波起為盜元載

不能捕滅于是東上閤門使郭載受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

日者潛告載曰成都必陷公往亦當受禍少留數日則可免

載怒曰天子詔我領方面陷危之際豈敢遷延遂行先是李

順引兵攻成都燒西郭門不利去攻漢州彭州戊午己未兩

日連陷之載既入城賊攻愈急己巳城陷載與運使樊知古

斬關而出帥餘眾追梓州李順入據成都僭號大蜀王改元

曰應運遣官兵四出侵掠北抵劍關南距巫峽郡邑皆被其

害焉 靈州及通遠軍皆言趙保吉攻圍諸堡寨侵掠居民

熱積聚 上聞之怒曰保吉叛漢砂磧中十年矣朝廷始務

含容賜以國姓授以觀察使賜予加等俸入優厚仍通其關

市又以綏宥州委其弟兄可謂恩寵俱隆矣乃敢如是朕今

決意討之癸酉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河西三馬都

部署尚食使李繼隆為都監以誅保吉 上始聞李順攻劫

劍南諸州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

兵討之軍事委繼恩制置不從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惡

正賊悉得以便宜決遣 實錄及會要並此下即書以張詠

乃今年九月繼恩出師知成都賞郭載此雷有終詠之詠

代有錄會要皆誤矣實錄郭載此雷有終詠之詠

四亦有錄會要皆誤矣實錄郭載此雷有終詠之詠

駁亦在書張詠命封按宋祁所作墓銘韓琦所作碑乃

是春除既而留不吏部尚書宋琪上書言邊事曰臣頃在

延州節度使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



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戎夷之事熟于聞聽大約党項吐蕃  
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  
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畧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讐不相往  
來遇有戰鬪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後如流雖有鞍甲而  
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為患党項界東自河  
西寧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  
呼韓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洎青白兩池地惟沙  
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地多土山柏林謂  
之南山野利蓋寇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東北  
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州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西北從金  
明縣入番界至蘆門四五百里方入平夏是夏州南界一西  
北歷萬安鎮經承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  
界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到接界熟戶使為鄉導其強  
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蹠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柏  
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阻不得成列躡此鄉導蹠白可使步卒  
多持弓弩槍鋸隨之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  
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  
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興彝超  
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  
送從信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  
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為戎人之利臣又聞党項  
號為小番非是勅敵誠如雞肋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  
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邃莫若緣邊州鎮  
不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唯養勇亦足安  
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于速鬪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  
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眾乏餼糧威賞不行部族不散然後

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于麟府廊延寧慶雲武等州約期會  
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翦除無唯類矣  
仍先告諭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為己有官司不問如  
此則利誘于心人百其勇也靈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岡峽五  
百里皆蕃部熟戶向來人使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  
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通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  
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况彼靈州便  
是吾土芻粟儲畜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  
都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鎌殺馬劫一畦之力  
也旬浹之餘固無缺乏矣又臣曾受任四川數年經歷江山  
備見形勝要害利州最是要害之地西過桔柏江去劍門百  
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  
川大路鄧艾于此路破蜀至今廟貌存焉其外三泉西縣興

鳳等州並為要衝請選有武畧重臣鎮守之奏入 上密寫  
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等擇利而行 左正言直昭文館王  
禹偁言伏覩國家出偏師討李繼遷臣有便宜比欲論奏忽  
奉差使仍放朝辭奔命以來在公少暇必料天威大坂遂暨  
已擒尚恐稽誅敢伸前志臣淳化二年任高州團練使  
日故團練使翟守素兩曾夏州駐泊日與臣同看報狀伏見  
李繼遷進奉事是時臣離開下纔是數月守素因問臣云繼  
遷幾時有銀州觀察使之命臣遂言七月間在中書當直曾  
除此官兼賜姓改名思渥優異守素言此賊未是由衷必恐  
終懷反側又言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橫貫于鼻偶然不  
死今面上瘡痕尚存臣自聞此語常貯于心以為此賊不必  
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况討伐之義權變為先引古至今  
取則不遠漢光武時彭寵據有漁陽攻伐未下家奴子家竊

發肘腋斬首而來唐元和中李師道父子盜據全齊四五十  
年岷強難制其裨將劉寤倒戈攻城遂至族滅近代梁太祖  
時劉知俊兄弟以同州叛入李茂貞梁祖下詔曰有得知俊  
者賞錢一萬貫與節度使得其弟者賞錢五千貫與刺史一  
月之間生擒其弟諺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兵法曰使貪使  
愚言貪者利其財愚者不計其死也今繼遷本是匹夫偷生  
假息若無財利以給人心伏望聖慈察臣愚見明數罪惡曉  
諭番戎及部下逼脅之徒邊上驍雄之士多署賞賜高與官  
資但如梁太祖捉劉知俊兄弟信賞必行使左右生心番戎  
併力繼遷身首不梟即擒恐小番力所不加則少以官軍應  
接何必若煩睿略多舉王師且自陝以西歲非大稔加之饋  
餉轉恐彫殘河北雖是豐登須修邊備况此賊通連北虜朝  
廷具知周亞夫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也不可忽

世宗廿二

五

茲小豎弗顧遠圖臣本自草萊擢居臺閣雖罹譴放尋沐甄  
收每欲酬恩恨無死所智小謀大難俟誅夷報國捐軀豈復  
願慮此據禹倫奏議附見本傳云自解州召還為左心言遣使直宜此蓋  
求外其一日以便奉養時使曹州復知制誥按直昭文館二十萬至  
郡十五日召為禮部員外郎復知制誥按直昭文館二十萬至  
數年當是月還為禮部員外郎復知制誥按直昭文館二十萬至  
命李朝辭當是月還為禮部員外郎復知制誥按直昭文館二十萬至  
都陷召宰相謂曰豈料賊勢猖熾如此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忍令隴蜀之民陷于塗炭去年以來連雨數月此亦兵氣之  
應朕當部分軍馬旦夕討平之遂命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  
御史裴莊並為峽路隨軍轉運使工部郎中劉錫職方員外  
郎周渭為峽路西至西川隨軍轉運使馬步軍都軍頭勤州  
刺史王果帥兵趨劍門崇儀使帶御器械尹元元未帥兵由  
峽路以進並受昭宣使王繼恩節度或言莊本蜀人不宜復

遣入蜀 上益倚信之 李順分遣數千衆北攻劍門劍門  
疲兵纔數百都監西京作坊副使開封上官正奮勵士卒出  
禦之會成都監軍供奉官宿翰翰未領麾下投劍門適與正  
兵合遂迎擊賊衆大破之斬馘幾盡餘三百人奔還成都順  
怒其驚衆恚命斬于城東門外初朝廷深以棧路為憂正等  
力戰破賊自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入奏至 上喜  
甲辰以正為六宅使劍州刺史充劍門兵馬部署翰為崇儀  
使昭州刺史 己酉以兩川盜賊從封益王元傑為吳王領  
淮南鎮江節度使先是諸王領節度使必兼大都督亦長史  
翰林學士張洎草元傑制上言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為國  
置傅相內史佐王為理如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即稱  
內史行郡事唐以揚益潞幽荆五郡為大都督置長史司馬  
為上佐即內史之職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或親王

遙領別命大臣臨郡皆是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使事今吳王  
實居大都督之任復加長史乃自為上佐其名不正望付中  
書門下商議施行宰相呂蒙正曰襄王越王皆領長史今吳  
王獨為大都督居二王之上恐亦非便 上曰業已差誤異  
日別有除授并改之 初考工郎中姚坦為益王府善坦  
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  
皆褒嘆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  
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  
急剝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  
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時上亦為假山未  
成有以坦言告于 上者 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為命亟  
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  
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 上曰使醫視之逾月不瘳 上

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介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為善介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必出此必介輩為之謀介因命粹至後園杖之數十台坦慰諭之曰御居王宮為羣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讒言朕必不聽也石介聖政錄以謂聞但語亦為封王時元傑才十二歲故自益改

及司馬光記聞所載然記聞猶以太宗也為充王今聖政之

七

來綱運之上舟人水工有少取鬻但不妨公一切不問却得官物至京無侵損介呂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君子豈不知蓋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昔曹參以獄市為寄政恐姦人無所容也陛下如此宣諭深合黃老之道寶錄別本附在此三月甲寅詔王繼恩戒前軍所至處其賊黨敢抗王師即當誅殺本非同惡偶被脅從而能歸順者並釋之倍加安撫以大理評事陳舜封為殿直舜封父善奏聲隸教坊為伶官坐事黥面流海島舜封舉進士及第任望江主簿轉運使言其通法律宰相以補廷尉屬因奏事言詞頗捷給舉止顏倡優上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上曰此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蓋宰相不為國家澄汰流品之所致也遂命改秩宋亳民市牛江淮間未至上以時雨沾足慮其耕稼失時會太子中允武允成允成未見獻踏犁以

人力運之不用牛 上亟令秘書丞直史館陳克叟等往宋  
州依其制造成以給民民甚賴焉 戊辰<sup>復</sup>以國子學為國子  
監改講書為直講從判學李至之請也 詔兩京諸道州府  
軍監管內縣自今每歲以人丁物力定差第一等戶充里正  
第二等戶充戶長不得冒名應役民所納夏稅餘租隨其數  
各異己名以輸不得異戶合抄其有足帛零丈尺者止依時  
估上等價折納緡錢其制蓋指天聖末戶長迄今循 趙保忠  
聞李繼隆將兵來誅趙保吉乃先携其母及妻子卒吏壁野  
外上言已與保吉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兵 上怒之遣中  
使命李繼隆移兵擊保忠于是繼隆兵暨境保忠及為保吉  
所圖欲并其眾縛牙將趙光祥夜襲保忠帳保忠方寢聞難  
作單衣披髮僅以身免騎駿馬走還城中資財器用保吉悉  
奪之初保忠再遣其指揮使趙光嗣入貢光嗣頗輸誠款詔

補供奉官再遭禮賓副使保忠動靜光嗣必以聞及保忠陰  
結保吉光嗣潛知之因出家財散士卒誓以効順保忠既還  
光嗣執之幽于別所丁丑開門納王師繼隆入夏州擒保忠  
繫以銀鐺鎧檻送關下收獲牛羊鎧甲數十萬保吉引眾遁  
去裨將侯延廣等議誅保忠及出兵追保吉繼隆曰保忠几  
上肉爾當請于天子今保吉遠竄千里窮磧難於轉餉宜養  
威持重未易輕舉也延廣等服其言秦翰傳云王師既次驛  
先禮往矯詔安撫以爰其陰討及王師至翰又諷保忠出野外  
既為安得與翰俱迎王師也 初環州民與吐蕃相貿易多  
欺奪之或至鬪訟官又弗直故蕃情常怨及崇儀使柳開知  
州事乃命一其物價平其權量擒民之欺奪者寘于法部族  
翕然向化是春徙知邠州時調民送軍儲環州歲已再運民  
皆蕩析產業而轉運使復督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且曰

力所不逮願就死矣開即移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其

芻粟計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

殺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如不罷開即馳詣闕下白於上

前矣卒罷之據張景行狀開移見于州乃夏四月壬午朔詔

應天下主吏先逋欠官物令先差官典及旁親人均配填納

者凡四十五萬貫足斤石勿復理自今守藏掌庾莞權等虧

欠官物止令主吏及監臨官均償之實錄載此詔乃云始令

使均償蓋舊矣但不及癸未以吏部侍郎兼秘書監李至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洎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公范杲

同修國史先是上語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校今實

錄中頗有漏畧可集史官重撰蘇易簡對曰近代委學士扈

蒙修史蒙性選怯逼於權勢多所迴避甚非直筆上曰史

臣之職固在善惡必書無所隱爾昔唐元宗欲焚武后史左

古以為不可使後代聞之足為鑒戒因言太祖受命之際

固非謀慮所及昔曹操司馬仲達皆數十年窺伺神器先邀

九錫至於易世方有傳禪之事太祖盡力周室中外所知

及登大寶非有意也當時本末史官所記殊闕然宜公至等

別加綴緝故有是命上曰謂呂蒙正等曰朕以宰相之任

所職甚重欲修唐朝書考之事以責卿等輔理之効又念考

第之設亦空言公莫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大理一人端

拱無事此宰相之職也豈有居其位而不知其任乎甲申

上聞趙保忠既成擒詔以趙光嗣為夏州團練使高文舉為

綏州團練使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為李繼遷稽古錄載復李

道元年九月與寶錄上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竊據之

地欲隳其城遷民於銀綏間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

正對曰昔赫連勃勃後魏道武末僭稱大夏天王自云微燕

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為鍊伐氏云剛銳如鍊可以伐人蒸土築城號曰統萬言其統領衆多也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為患若遂廢毀萬世之利也乙酉詔隳夏州故城遷其民於綏銀等州分為官地給之長吏倍加安撫李繼遷遣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真定秦翰等入奏以為朔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有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為內屬蕃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丙戌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佖言史官之職掌修國史不虛美不隱惡凡天地日月之詳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紀世之序禮樂師旅之攻本于起居注以為實錄然後立編年示褒貶伏觀 聖朝編年謂之日歷惟紀報狀略叙敕文至于聖政嘉言皇猷美事群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沿革弛張汗簡無聞國經昌紀謹按大典故事起居郎掌修記事之史凡記

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遣拜旌賞以勸善誅罰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國史起居舍人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制詔德音如事之制臣欲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記錄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如此則聖朝稽古必煥發于典墳信史成文固度越於周漢矣上覽奏而嘉之乃置起居院於禁中命起居舍人史館修撰梁周翰掌起居郎事秘書丞直昭文館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 參知政事蘇易簡言故知制誥趙隣幾常追補唐武宗以來實錄其家今寓睢陽詔遣殿中丞直史館南安錢熙乘傳往取其書熙得隣幾所著會昌以來日歷二十六卷及它書凡百卷未上實錄蓋未成也詔賜其家錢十萬 丙申以朔州團練使梁勗為鎮國行軍司馬初王化基治祖吉獄詢



其土豪王姓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貧乏相醮率為一日之壽  
豈知其犯法哉悵嘆不已化基詰其前後郡守王言三十年  
以來唯梁都管不受一錢餘無免者梁都管乃勗也有文詞  
太祖常欲令知制誥為時宰所忌遂止化基因言于上時勗  
已老病不任吏事特授華州行軍司馬給郎中俸料勗未  
丁酉掌起居郎事梁周翰言請自今崇德殿長春殿 皇帝  
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  
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各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  
于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修令郎與  
舍人各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無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  
付史館後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 上嘗謂左右曰大  
凡帝王舉動貴其自然朕覽唐史見太宗所為蓋好虛名者  
也每為一事必豫張聲勢然後行之責傳簡策此豈自然乎

且史才甚難務摭實而去愛憎乃為良史也 壬寅王繼恩

言王師由小劍門路入研口寨破賊斬首五百級遂北過青

強嶺遂平劍州按張洎集王繼恩詔云大軍十一日到綿州

實錄遂平劍州界其取劍州必在此數日前既無可考始從

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權之自能建權醮之議所

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醞釀以官錢市樵薪及官吏

工人役夫俸料歲計所獲利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又醞齊

不良潔酒多醜壞不可飲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醮民被

其害州縣若之歲或小儉物貴殆不償其費 上知其弊伐

申乃下詔募民自酤輸官錢減常課十之二使其易辦民有

應募者檢視其資產長吏及其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者均

償之是歲又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二十七處募民自酤

或官賣麴收其直後民應募者寘猶多官釀釀處權醮在十年

九月己未依本志并書之五月癸丑王繼恩言王師入綿州境賊眾望

風奔潰殺戮及溺水死者不可勝計甲寅繼恩言克綿州恩繼

以四月也今但用實錄奏到乃書或又言先遣內殿崇

班曹習分兵自葭萌趨老溪賊萬餘眾依險為寨習擊破之

斬首三千級擁入江溺死者甚眾遂克閬州張洎集賜王繼

四月十三日領軍發葭萌到青山鎮其鎮已為賊燒焚至十

二日到老溪賊依阻江山為二寨約萬餘人習擊破之十

三日收閬州今但依實又言巡檢使胡心達率兵破賊五

千人克巴州胡心達未見也當考丁巳王繼恩至成都引

師攻其城即拔之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擒賊帥李順及偽

樞密使計詞吳文賞等并鎧甲僭偽服用甚眾順方欲盡索

城中民黥其面以隸軍籍前一日城破民皆獲免今惟考始

克之曰其他則皆王師之討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折御

卿以所部民來助趙保忠既擒御卿又言銀夏等州蕃漢戶

八千帳族悉歸附錄其馬牛羊萬計戊午授御卿永安節度

使賞其功也先是歲用蒿數十萬圍供甄官及尚染坊造

作弓弩必用牛筋癸亥詔自今染作以木柿給之造弓弩其

縱理用牛筋他悉以羊馬筋代之上孜孜政理慮幼有橫

費恐吏督責急而民成屠耕牛以供官故下此詔自是歲省

牛筋千萬丙寅趙保忠至自夏州白衫紗帽待罪崇政殿

庭上詰責數四保忠不能對但頓首稱死罪詔釋之賜冠

帶器幣令還第聽命仍勞賜其母丁卯以保忠為右千牛衛

上將軍封宥罪侯己巳以右諫議大夫張雍為給事中仍

知梓州都巡檢內殿崇班盧斌為西京作坊使領成州刺史

通判將作監丞趙賀為太子中舍監軍供奉官辛規為內殿

崇班節度掌書記施謂為節度判官節度推官陳世卿為掌

書記權鹽院判官謝濤為觀察推官皆賞勞也雍初聞李順

亂西川即謀為守城計訓練城中兵得三千餘又募強勇得千餘令官屬分主之輦綿州金帛以寶幣藏銷鐘為箭鏑伐木為竿紉布為索守械悉備遣觀察推官盛梁請兵于朝既而斌以十州之衆援成都弗克而還雍即委以監護之任子城先為江州所毀斌復勸諭州民自城西大壕中掘塹深丈決西河水注之以環城李順尋遣其黨相貴帥衆二十萬來攻雍與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鎧甲斌笑請開北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羸形設伏伺我且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為賊所乘則內外墮其奸計矣言未已果有卒依敵樓呼嘯與賊相應亟斬以徇斌遂突出與賊戰斬刺三十餘合賊少却俄復大設梯衝天車夜鼓噪攻城城中大恐雍命發機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却復治攻具于城西北隅雍紿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遣步騎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山瞰城中見之謂雍必出乃設伏于山之東隅衆萬餘以待之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焚其攻具自午達申殆盡賊以為神兇黨數乘城進見皆不利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斌等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不能進世卿素善射當城一面親中數百人賊浸盛同幕者皆謀圖全之計世卿正色謂曰食君祿當身先報國奈何欲避難為他圖耶亟白雍曰此輩皆怯懦存之適足惑衆不若遣出求援雍從其言圍城凡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內殿崇班石知顯分數千兵來救賊始潰去斌出兵追擊之降者二萬餘又破賊數萬衆解閬州圍斬三千人平蓬州于是雍使謂馳騎入奏上手詔褒美自雍以下悉加賞為世卿南劍州人濤富陽人也斌在川峽六年以孤軍禦寇屢立戰功表請赴關上遣使諭曰俟妖孽殄盡當召汝既而賊黨

集梓綿漢三州境上斌促往平之詳規施謂盛梁皆未見趙

通判以少府少監雷有終為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

峽路入蜀調發兵食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

格鬪將士渴乏會天雨軍人以兜牟承水飲之且行且戰進

至廣安軍軍壘瀕江三面樹柵會夜陰晦衆賊奄至鼓譟舉

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擲疑氣貌自若賊既合圍有終引奇

兵出其後擊之賊衆驚擾赴水火死者無筭此事當是四月

有終陟知然不決以為然且復附見詔降成都府為益州

壬申以右僕射李昉為司空致仕大朝會令綴宰相班歲時

賜予不絕每遊宴多召之 戊寅 上署一幅曰公務刑政

惠愛臨民奉法除奸方可書為勞績本官月俸並給寶錢又

別書三十餘幅賜大理正尹玘等人一通皆京朝官之選也

召知審官院錢若水等謂曰中有奉法除姦之語恐不曉者

因而生事可語之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故有是言也若水

出名尹玘等一一諭之 上語近臣曰朕雖德愧前王然於

政事靡敢怠惰天下事急若奔駟曰日聽斷尚恐有燭照不

至者而况唐來帝王深處九重民間疾苦何嘗得知每一思

之誠可驚畏呂蒙正曰中書樞密院自來難處之地唐來帝

王專委臣下致多闕失兼家族罕有保全今陛下躬決萬幾

臣下止于奉行聖旨臣嘗與同列等言實知榮幸因再拜三

呼萬歲上又曰唐來帝王臣下少得見面縱開延英亦被中

人在側何嘗君臣言得一事趙昌言曰當日延英苟踰數刻

史臣書之以為美談今天下苟非陛下聽斷不倦則封疆萬

里豈致肅清斯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實錄別有在此

後上又謂近臣曰朕每日後殿自選循吏候選及三二百

人天下郡縣何愁不治迂懦因循之人並與諸州副使分司

西京或且給俸祿不與差遣然此輩如何銷國家祿食也  
今在附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三十五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三十五之二

太宗皇帝紀十九之二

淳化五年五月 王繼恩之克劍州也西京作坊使馬知節實為先鋒知節將家子每以方略自任繼恩挾勢驕倨惡知節不附已羣小從而間之繼恩遣知節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舊卒悉召還成都知節屢乞師繼恩弗聽賊十萬眾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眾寡不敵士多死者逮暮退守州解慨然嘆曰死賊乎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而出休放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以入賊眾敗去 上聞而嘉之曰賊盛兵少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鈐轄知節為益州今轄據者舊傳後集在五月 初尹元等入峽路首破賊三十餘眾于新寧遂深入梁山廣安渠果之間捕斬收集久未得進王繼恩雖徑收成都而郭門十里外猶為賊黨所據偽帥張餘謂王師孤絕

無援復嘯聚萬餘眾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初賊眾奄至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郡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盡出囊橐服玩市酒肉犒士卒而慰勉之眾皆感泣力戰既而賊勢日盛傳序度力屈終不能拒賊乃為蠟丸書帛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戰誓不降賊矣城既壞傳序投火死賊乘勝攻夔州列陣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 上復遣如京使白繼贇為峽路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千人晨夜兼行助討遺寇是月庚午繼贇入夔州出賊不意與巡檢使解守顛腹背夾擊之賊眾大敗斬首二萬級流骸塞川而下水亦為之赤奪得舟千餘艘鎧甲數萬計六月壬午朔繼贇等捷書聞 上降詔嘉獎傳序家寄荆湘問其子奭沂峽求其父尸比至夔州

船覆而死世以父死于忠子死于孝奏至 上嗟惻久之錄  
傳序次子煦為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傳序江寧人也 甲

辰詔翰林學士樞密直學士自今序立班位依舊在丞郎之

上建隆三年三月 庚戌高麗國王治遣使元郁來乞師言

契丹侵掠其境故也 上以夷狄相攻蓋常事而北邊南寧

不可輕動于戊秋七月壬子厚禮其使而歸之仍優詔荅治

高麗自是絕不復朝貢矣 丙寅詔兩浙諸州民先負錢俶

日官物計錢十一萬七千五百緡並除之 己巳詔三司總

計使及諸道判官因上殿奏事如聞宣諭民間利害並令錄

送中書門下付史官以存勸戒從工部郎中直昭文館韓援

之言也 以戶部員外郎魏廷式自陝西至益州同勾當轉

運事廷式後嘗入朝奏事 上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

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宸斷非為宰相

而來也即不時對召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 乙

亥李繼遷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名荅詔曰

稱之至道元年九月 先是李至以目疾辭史職張佖亦以早

事偽邦不能通知本朝故實辭乃詔禮部侍郎宋白與張洎

同修國史於是洎等請特降勅命詢問 太祖朝薨卒勲臣

子孫及門人故吏知舊親戚并班行舊老能知先朝故實及

周朝軍中事者並許盡言令史官叅校不至繆戾者書於國

史從之 詔三司總計使及諸道判官各給御前印紙自八

月五書勞績歲終校其優劣以申黜陟 以殿中丞丁頤言

守本官復充堂後官堂吏自唐至漢周率至京百官以有人

材能書札行止廉幹者抽補分掌諸房公事年深即授檢校

少卿監同正將軍至 國初趙普在中書奏令檢校諸曹郎

中自邇以來屢懲其貪而數惡其黨故參用士人有科第歷

外官者至是復秩以朝籍蓋矯昔之枉也

此據別本附月末

須更考詳會要亦在七月

八月壬午

上謂近臣曰孝者人倫至重古

之人三年守墳墓今臣僚子弟以祖父已沒或與叙用意在  
繼其後嗣然有不俟百日便預朝集者朕每觀之中心不忍  
趙昌言曰陛下如此宣諭乃敦厚風俗之旨也遂詔文武百  
官子弟因父兄已沒叙用未經百日不得輒赴公參令御史  
臺專加糾察并有冒哀求仕釋服從吉者並以名聞 甲申  
詔有司講求大射儀注 庚寅殿中丞建安李虛己以得御  
書印紙上表獻詩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中循吏之  
目上喜甚批紙尾曰吾真得良二千石矣賜以五品服虛己  
先受詔知榮州因改知遂州又別賜錢五十萬以遺其祖母  
翌日對宰相言及之且曰已與五十緡矣呂蒙正曰前所賜  
蓋五百緡 上曰此誤也然不可追虛己父寅舉進士年六

此據別本

三

十餘以母老求致仕得著作郎有詞學清苦虛己亦純孝篤  
謹家極貧雖一時誤恩人以為殆天賜也 癸巳詔改內班

為黃門以崇儀副使兼內班左都知竇神興充莊宅使兼黃

門左班都知內官領諸司使始此

此據會要

甲午詔自今京朝

幕職州縣官等不得輒獻詩賦雜文若指陳時政關失民間  
利害及直言極諫者即許通進其有宏才異學為人所稱者  
令投獻于中書宰相第其臧否上之 以劍南招安使昭宣

使王繼恩為宣政使順州防禦使先是繼恩有平賊功中書

建議欲以為宣徽使 上曰朕讀前代書史多矣不欲令官

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懇言

繼恩大功非此不足以賞 上怒深責等相等曰命翰林學

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名序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

丁酉左神武大將軍權判左右金吾街仗事魏丕以新募街



司卒千餘人引對於崇政殿 上親選得五百七十人分四  
營設五都都有員寮隊長一如禁兵之制先是 上以京師  
浩穰六街巡警皆用禁兵非舊制特命左右街各置卒千人  
優其廩給使傳呼備盜至是始分營部仍令至更募以充其  
數焉 左諫議大夫知審刑院許驥等上重刑定淳化編敕  
三十卷詔頒行之 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也朝議欲遣大  
臣慰撫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無使滋蔓  
議久不決賊連陷邛蜀等州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繼恩  
握重兵久留成都專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  
騎兵持博局棋枰自隨威震郡縣僕役輩用事恣橫殺所部  
剽掠子女金帛坐而玩寇轉餉稍不給軍士亦無鬪志餘賊  
併伏山谷間郡縣有復陷者 上屢遣使督戰意頗散兵會  
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書曰召對滋福殿 上謂之曰西川

本自一國 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昌言揣知 上意遂  
言國家士馬精強所向無不克顧此草窳不足仰煩宸慮即  
於 上前指畫攻取之策上甚喜癸卯命昌言為川峽兩路  
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昌言懇辭上不許厚賜遣行  
別賜手札數幅親授方畧焉 李繼遷竄於漠北遣其將佐  
趙光祚張浦詣綏州見黃門押班真定張崇貴求納款崇貴  
會浦等于石堡塞推牛醢酒犒諭仍給錦袍銀帶乙巳繼遷  
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 上  
召見延信面加慰撫錫賚甚厚 知延州王顯上疏言間歲  
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  
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改圖懷音向化遣子入覲願  
修貢職陛下開懷容納許其內附示之以德信申之以恩錫  
深得綏和之道矣然而戎狄之性本無其常所宜謹屯戍固

城壘積芻糧然後妙擇才勇付之邊任縱其緩急變覆則備禦有素又奚能為患哉至若蜀寇未平神人共憤伏望申飭將帥速期蕩平矧事久則變生功緩則師老又况印蜀之壤物產繁富其間怠兵驕卒或遲留未進或頽戀是圖莫若勿憚往來潛為更代一則均勞役之使一則免遷延之後至如河北關防亦望常令固守虜以國家方事西南竊謀興舉分中朝之勢力長外寇之姦計此之機宜不可不謹也顯州知延

檢未獲此疏且附見繼遺納款後

是月兵部員外郎田錫奏疏曰錫自注

詔附書故上月末

疏

臣伏聞去歲或霖潦作沴或癘疫為灾陛下

憂勞太切勤儉過度乃至進菲薄之饌饒御補浣之服飾又復發廩減儲以饘濟眾損民抑理以粟爵人今聞自邇及遐德揚恩溥秋稼大稔流亡復歸苟非英聖之至誠豈致豐年之上瑞所慮者河西尚警劍外未寧此則天機制禦之時睿

臣等

上

聖綏懷之際固大臣之與議豈微臣之敢知惟聞靜以徐清即時底定動無遺策不日又寧若以民間利弊臣不盡知時政闕失臣不備見所思者惟制科可設鄉飲可行制科設則賢良方正之人得伸其志直言敢諫之士得罄其懷鄉飲行則孝弟之行自修淳厚之風自復儲闡建后用光主鬯之容王府設官宜制正名之秩館殿之職可補吏員樞近之司亦委編錄其次講求典禮更訪諸儒優卹蒸黎可詢群彥冬年可以立仗俾儀衛之式瞻雨雪可以放朝奠禮容之允肅邦國庠序興復宜先州郡城池增修亦便常平之廩因稔加儲底貢之財同時立制或為民祈穀耕于耜田或齒胄尊儒行之國學征稅寬則與民偕足法令簡則俾人易從抑臣聞君子恐懼乎所于未聞戒謹乎所未至故未萌者所以易慮未兆者所以易謀謀于外則先靖于中制于遠則當思于近

崔符聚嘯既勞我師沙漠乘秋復窺王略師老則民力重困  
寇虞則伏心甚萌今河隍委輸方牽國用并給凋弊實軫宸  
衷安之既在於審謀討之亦勞於神美夫理絲而棼之則愈  
亂烹鮮而擾之則靡全御衆以寬維新聖德臨下以簡素在  
帝心臣之至愚但思報國臣之寘識安能合時管窺之詞庸  
以塞詔芻言之拙仰冀留中 九月有司詳定大射儀并圖  
來上 上謂宰相曰俟弭兵與卿等行之 上以蜀寇未平  
工部尚書辛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與疾招撫會疾甚不可遣  
仲甫亦上章告老乃授太子少保致仕先是參知政事蘇易  
簡薦樞密直學士虞部郎中張詠可屬西川事詔詠知益州  
既而留半歲不行於是始命赴部 上面諭之曰西川亂後  
民不聊生卿往當以便宜從事 詠知益州在九  
元欽 年繼至因仲甫致仕遂著其事 張詠 職茅亭客語亦載詠  
元 年春正月受命夏四月二十日供職茅亭客語亦載詠

此詩年月與諸書不同蓋誤也詠自作詩記年月不應也  
誤正恐傳寫錯謬耳至道元年正月則詠已在成都矣 先

是京兆劉賊焦四焦八等常嘯聚數百人攻劫居民為三輔  
之害 上令懸賞招募待以不死至是請罪自歸秦民處處  
相聚供佛飯僧喜免侵暴之患 上引對焦四等各賜錦袍  
銀帶衣服緡錢並擢為龍猛軍使 先是有峨眉小僧茂貞  
者以術得幸嘗言于 上曰趙昌言鼻折山根此及相也不  
宜委以蜀事於是昌言行既旬餘或又奏昌言素有重名又  
無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後難制 上亟幸北苑門召宰相謂  
曰昨遣昌言入蜀朕徐思之有所未便蓋蜀賊小醜昌言大  
臣不可輕動宜令且駐鳳翔為諸軍聲援但遣內侍押班衛  
紹欽賫手書往指揮軍事亦可濟矣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  
之曰留候館 言記素稱昌言至無鳳翔時寇準授以州事密上言昌  
昌言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王繼恩嚴政事知鳳翔乃詔

準參知政事按準自青州召入即參政方昌言出時準蓋不  
知準且知其言與諧何異已準亦必不為此能昌言利柄者必  
非此百餘日當時軍事固已付王繼思矣今昌言出師按道名  
入蜀仍取僧茂貞事附益之誤矣聞又取茂貞時在京師按道  
却仍取僧茂貞事附益之誤矣聞又取茂貞時在京師按道名  
志乃不然茂貞先有是言李道釋志又昌言在京師按道名  
事頗怪未可也當考言政作張詠又昌言在京師按道名  
未然旋主帥頗有驕色詠為乞遣賊招安使韓琦以彈擊道  
者然此後與政同詠乃紹欽蓋相後先詠門人也昌言事既行  
亦載九月事然則詠與紹欽蓋相後先詠門人也昌言事既行  
遣張鑑馮守規來乃辨之詠昌言事既行  
誤張鑑馮守規來乃辨之詠昌言事既行  
其餘即有詔他書不載也昌言事既行  
日初也 乙丑崇儀副使王得一求解官優詔許之得一湖南  
人以方技進起布衣授使職數召見錫賚甚厚未半載上表  
自陳不願久當榮遇并請舍所居宅為觀 上悉嘉納賜觀  
名曰壽寧得一嘗入對禁中或至夜分頗敢言外事又潛述  
人望請立襄王為皇太子焉 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

改封壽王用寇準之言也 準言見至道元年八月 上謂壽王曰夫政

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尔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  
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淨推是而行雖席兕亦當馴狎况于

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信哉斯言也尔宜戒之 按此

不為壽王尹開封也而本紀聯書之上語 乙亥以左諫議  
大夫寇準參知政事 上曰謂宰相吕蒙正曰寇準臨事明

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嘗諭之以同德音事皆從長而行  
則上下鮮不濟矣吕端為諫議大夫請居準下丙子命端為

左諫議大夫立準上 丁丑上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已初命  
翰林學士錢若水草詔既成進御 上笑謂若水曰朕為卿

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乃命筆親竄數字皆引咎深切尤為  
精當詔辭略曰朕委任不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

惠和為政筦權之吏唯用剋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又

曰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庶或  
警余 詔升壽州為大國列于晉國之下燕國之上 是月

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屬於路  
詠急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  
間舊苦監貴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  
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驩言前所給米皆雜  
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  
我今可行矣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曰務宴飲  
不復窮討官支芻粟飼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曰國家征馬  
豈食錢耶詠曰城中草場賊既焚蕩芻粟當取之民間公今  
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乎詠  
已具奏矣繼恩乃不敢言會衛紹欽亦以詔書來督捕餘寇  
繼恩始令兵四出紹欽破賊于學射山攻拔雙流等寨招降

世宗二

八

數萬衆別將西河楊瓊趨邛蜀盜賊巢穴遂克蜀州曹習等  
又破賊于安國鎮誅其帥馬太保斬獲甚衆繼恩嘗送三十  
餘輩請詠治之詠悉遣令歸業繼恩怒詠曰前日李順脅民  
為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為民何有不可哉繼恩有帳下卒頗  
恃勢掠民財或訴于詠卒縋城夜遁詠遣吏追之且不欲與  
繼恩失歡密戒吏曰得即縛置井中勿以來也吏如其戒繼  
恩不恨而其黨亦自斂戢繼恩既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支  
二歲乃奏罷陝西糧運 上喜曰鄉者益州日以乏糧為請

詠至未久遂有二歲之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韓琦  
神道碑云王繼恩縱軍士剽奪民財詠召繼恩用事吏面數  
其過將斬之王繼恩股栗求活詠赦之曰令繼恩此兵繼思即  
自過兵比隣州當還京師者遣之回令繼思分屯兵繼思即  
見琦載詠在蜀事或先募富民出粟千石濟飢民者爵公  
後失其序今不取之先募富民出粟千石濟飢民者爵公  
士階陪戎副尉十石以上迭加之萬石乃至太祝殿直冬

十月丙戌以鎮安行軍司馬楊徽之為左諫議大夫與右諫議大夫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員外郎夏侯嶠並為推官徽之等入謝 上詔升殿賜坐諭以輔導之旨 給事中賈黃中出知澶州 上諭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亦失大臣之體非分之事已固不為又何暇如是乎黃中頓首謝上因謂左右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殊未衰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又願參知政事蘇易簡曰卿母亦然自古賢婦人蓋不可多得易簡曰陛下孝治天下重人之親臣實何人老母倍蒙聖獎此人子之榮耀也 丙午翰林學士張洎等獻重修 太祖紀一卷以朱墨雜書凡躬承聖問及史官採摭之事即朱以別之史未及成洎遷參知政事宋白獨領 史職歷數歲史卒不就洎

等所上 太祖紀亦不列于史館云 十一月庚戌 上遣

張崇貴持詔諭李繼遷賜以器幣茶藥衣物等先是翰林學士錢若水撰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 上大嘉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及是又草賜繼遷詔略曰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

上伸筆批其後曰依此詔本極好若水家因寶藏之 辛亥舍人院言先是除授內殿崇班及諸司副使只樞密院吏送除目闕閱爵里並不得知乞自今詔樞密院件析事狀送中書作詞頭乃付院草制從之 會要云此制後亦廢 皇祐中

明 丙辰賜近臣御飛白書各一軸別賜參知政事寇準飛白草書一十八軸先是宰相呂蒙正等已受賜準出使在外至是始及焉 上因謂蒙正等曰書札者六藝之一也固非帝王之能事朕聽政之暇聊以自娛尔 丁巳 上賦詩一

首令待詔吳郢張用和賈以賜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洎曰  
揣摩 上意上疏稱述凡數千言 上覽而善之賜詩嘉獎  
召宰相等命坐于崇政殿西廡謂曰張洎所上表深諭朕旨  
足以戒躁競之輩矜澆薄之風矣令付史館許人衆就觀因  
嗟嘆流俗不安義命者久之既又別賜洎詩一首及四體書  
前所賦詩各一幅草書尤絕妙蘇易簡頓首乞之蒙正亦欲  
得焉易簡前奏曰臣先得請蒙正已不及矣 上笑而賜之  
張洎性險詖尤善事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正  
為學士使內侍裴愈為副使 上覽奏謂曰此唐弊政朕安  
可踵其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然以文彩清麗巧之逢迎  
上卒喜之 丙寅上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五品服因韋武  
成王廟復幸國子監令奭講尚書說命三篇至事不師古以  
克永世匪說攸聞 上曰誠哉是言也 上意欲切勵輔臣  
曰嘆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不得耶遂飲從官酒別賜奭束  
帛 丁卯大雨雪近臣稱賀 上因言多士滿朝朕試令索  
班簿閱之周行之人魚貫櫛比不勝其衆比于其中求一材  
中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雖多亦奚以為宰相呂蒙  
正對曰臣等職在辯論官材摠領衆職而使陛下孜孜勞于  
求賢臣等之罪也 上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卿等何由盡  
知朕常謂求賢之要莫若責舉主遂詔蒙正以下至知制誥  
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蒙正奏曰臣備位宰相可以  
進退百官今獨舉一二人是示天下不廣也 上曰前代亦合  
有宰相舉官故事可令史官檢討之既而有司具以歷代故  
事來上 上復召蒙正等謂曰虞邱子舉孫叔敖崔祐甫舉  
吏八百狄仁傑自舉其子光嗣何謂無也回書優孟對楚王  
錄孫叔敖之嗣故事為一幅以賜蒙正蒙正等退而各舉所

知以聞 十二月戊寅朔司天言日當食至是陰雪蒙蔽自  
旦及中而散羣臣稱賀賀曰不食蓋始此 王繼恩御軍無  
政其下恃功暴橫張詠恐軍還日或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  
遣心腹近臣可以彈壓主帥者亟來分屯師旅辛巳命樞密  
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副使馮守規偕往召對後苑門面授  
方略鑑曰益部新復卒乘不和若聞使者驟至易其戎伍慮  
猜懼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 上稱善鑑至成都繼恩  
猶偃蹇不意朝廷聞其縱肆鑑之行 上付以空名宣頭及  
廷臣數人鑑與詠即遣部戍兵出境繼恩麾下使臣亦多遣  
東還督繼恩等討捕殘寇而鑑等招輯及側蜀民始於枕矣  
初內侍趙守倫請于諸州牧馬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  
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軍用詔從之自是牧馬頗蕃  
息未幾守倫復上言牧龍諸坊牝馬及萬匹者歲生駒四千  
今歲止及二千五百實由主者失職不能謹視及虧營護孳  
生之法以致不登其課自今諸坊使臣伏望嚴加條約警其  
曠慢如牝馬百匹歲約駒子七十者等級遷擢否者罰亦如  
之以為懲勸又聞諸坊馬生駒子未即附籍俟其經涉寒暑  
堪任畜牧然後奏聞欲望今後駒子生即時附籍以聞庶其  
盡心養飼無有所隱又牧馬不給芻粟自逐水草本無闌皂  
尤藉軍人放牧防其越逸其兵士欲望簡去老弱別募少壯  
者增補詔並從之





